

韩乃寅

著

狗眼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狗眼

韩乃寅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狗眼 / 韩乃寅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306-5261-9

I. 狗… II. 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020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75 插页 4 字数 254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23.00 元

第一章

清晨，南方正如常洗漱完拎起公文包就往外走，正忙着做早饭炒菜的老伴程林秀听见如同往日的开门声，拿着炒菜铲急忙探头门外：“老南，你还干什么去呀？”南方正一回头，觉得老伴问得奇怪：“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的老习惯嘛。这是怎么了？”程林秀听见锅里滋滋直响，回厨房边翻炒着芹菜炒肉边冲儿子卧室喊：“南信，快，快把你爸叫回来，他怎么又去办公室了呢？”南信急忙跑出去追上南方正：“爸，昨晚阚书记领着市五大班子不都给您开完荣退欢送会了嘛，您怎么还去办公室呀？”他说着顺手从南方正手里拿过公文包：“爸爸，回家。”

“哎呀！”南方正倒噓一口气：“就是啊！”当市长这五年多，每天早晨去办公室看《晨报》，回来吃早饭再去上班，走顺腿习惯了。他说得很清醒，脑子里却觉得混沌沌一片，跟着南信进屋带上了门。

“爸——”南信把公文包一放，以后，我天天早起一会儿给您买份《晨报》就是了。

程林秀正在摆早餐桌，儿媳靳玉娇身着晨练装，汗水渍渍地

推门进来：“爸，给您《晨报》。”南方正接过报纸：“噢，是不是有欢送我荣退的消息？”靳玉娇边洗脸边回答：“有，还有幅大照片呢。那标题是引用阚书记话立的，写得特耀眼，说您廉政敬业德高望重，磊落荣退是榜样。”

南方正从公文包里取出花镜刚要看，程林秀端完最后一碟菜一把拿过报纸：“吃完饭再看，这会子你有的是时间了。今天，我们统战部要迎接一批台商来考察，快吃完我好收拾桌子去。”南方正瞧瞧老伴笑笑：“好，吃完了看，吃完了看。”顺手又把花镜放进了眼镜盒里，最后一个坐到了餐桌前。

南信盛上一碗大米粥先放到了南方正面前：“爸，报上那些官话、套话连篇，您都听了，见了，有什么好看的。等我给您买几张美国大片，还有国内正流行的几部好电视剧没事儿看看，消遣消遣，锻炼锻炼身体。退了就退了，别去操心了。”

“我说老南，咱不管是消遣，还是儿子说的什么破玩意儿，”程林秀接过靳玉娇盛完递过的粥碗，一本正经的样子，“咱家有续办的三件事情，你是当着我和孩子面许过愿的，可千万得办好，办利索，可别忘了！”

“知道，知道——”南方正喝口粥，夹一丝蒜茄子放进嘴里说：“你就放心，怎么能忘了，我给你背背，第一件，王风耀帮我自费出版的那本书款要回来；第二件是玉娇调进司法局的事；哦！还有什么？”

靳玉娇接话：“爸，第三件是倩倩今年八月份上学进市重点小学的事儿。”

“瞧你们说的！”南方正毫不在乎地喝了一大口粥，又吃一口馒头，“这还算一件事儿嘛——”他停停咽利索嘴里的东西。“昨晚的欢送会上，阚书记单独给我敬酒时说，有事儿给他打电

话。时市长敬酒时连喝了三杯，让我只喝一杯，一再表示，家里有什么事儿，他包了。当时，我喝着酒都是甜的。你爸这一辈子不贪不占不搞歪门邪道，就是培养人了。别说这些应该的，就是有点不应该的，我说说他们也得办！”

“爸——”南信吃口菜边盛粥边说：“谁知道这些话有多少含金量呀！我们单位一把手退休欢送会的时候，我们都参加了，我听着怎么也是这些话，我就觉得他们说这些话像是给别人听的，而不是要去做。我们单位一把手退了这些年，找他们他们什么都说办，可就是不动真的，后来人家再也不找了。”

南方正一仰脸，话是爸爸的口气，也像是市长的口气：“你怎么能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看成这样。他要是提些不合理的人家还能给办吗？”

“哎呀，我的老爸——”南信说：“现在不少人都太现实了，您一天让那些红头文件、周围阿谀奉迎的人用迷魂汤给您都弄迷糊了。”

南方正生气了：“混小子，你再这么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别找我。”

程林秀也责怪儿子：“南信，怎么和你爸爸这么说话！”

“妈——”南信辩解说：“我过去不是也没少这么说嘛，爸爸待人就是诚诚实实一根肠子，连一点弯都没有。我是在家里说话！好，爸，我不对，我不对，您不要介意，我说惯了，别生气呀！爸，我再说一句。”

南方正瞧着南信：“没关系，你说！”

南信说：“爸，我这脑袋是让市场经济给搅的，让周围的人给熏的，您可能又要批评我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了，说话不讲政治了。其实，我骨子里也是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

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我和您处的位置不一样，看的想的角度可能就不一样。”

南方正轻轻一推碗：“别给我讲这一套空理论。南信呀，你还是嫩。”

靳玉娇在一旁说：“爸，南信说的事情也不是没有一点理由，现在不少人都现实着呢。比如说，以往我出去晨练的时候，出门一跑，那大道上不管是我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主动和我说话，问我你干什么呢？问我怎么样？我觉得几乎都是没话找话。您刚退就明显不一样了，今天早晨我出去就有感觉。有好几个明明看见我，天天打招呼的，都装没看见一样。”

南方正漫不经心地说：“玉娇，你也太神经质了吧？让南信给你传染了。”

“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程林秀收拾完餐桌，“我要上班去了，反正，不管怎么说，老南哪，你可把这几件事情办了。重要的是王风耀帮你出版的那本自费书，拿走的那六万块钱可是儿子和媳妇准备买高层要等后期交款用的，要是交不上就违约，合同上写的，交的那三十万，只退50%。”

“啊？”南方正奇怪，“交的时候怎么没和我说呀？”

南信在一边回答：“妈和您说了，您没入耳，我妈听王风耀和您那么一算账，也挺体贴您的。您干了一辈子了，想要留下点笔墨，觉得可以理解，就和玉娇一商量，我们就都同意了。”

南方正点点头：“知道了！”

“爸——”南信牵着倩倩的手，靳玉娇在身后：“我们要去上班了。”这是过去没有的，他看出了爸爸有点失落，觉得这样似乎也是一点点抚慰。

南方正还是点点头：“好，有些领导对你就有议论。到班上

可别像在家里，嘴上有个把门儿的，实在看不惯就记在心里，别坏事儿坏在这张嘴上。”

“爸，我也上班了。”靳玉娇回回头：“您放心，南信就是在家里和您说说，在外面不能。”她和南信走出大门，那条长绳子拴着的大黄狗巴巴摇着尾巴起来，南信一伸脚，大黄狗跑了，他叹口气说：“玉娇，我爸这个人哪，怎么说呢！还有件事儿我怎么都觉得老人家不对味儿，我一掰扯他就得骂我。时市长，没提副书记的时候要提我当科委副主任，爸就是不同意。时市长说，那就给你安排个科委后备干部，排第一名，你爸爸注意影响是对的。没关系，等你爸爸退了我来办，也不知道能不能成了……”

靳玉娇牵起倩倩的另一只手：“估计问题不大吧！爸爸为了提拔时尚当市长，弄得他那两个对手直告爸，他时市长有点儿人心都得帮这个忙。再说，你的能力、水平也够。”

“就是，排也排上了，我真盼着爸快退。”南信说：“这事要不我怎么没说呢，就是说，爸爸还是那套嗑儿！什么现在我当的是市长，代表的是市长形象，等他这个形象一没我就自己去找。”

程林秀推开门瞧瞧天喊：“玉娇，要下雨了，你俩怎么不拿伞？”巴巴围着她转来转去直摇尾巴，她冲屋里：“老南，巴巴没喂呀？你看它饿的。”

南方正走出门，巴巴又围着他转起来：“每天都是王风耀接我上班，顺便从宾馆拎些油水大的剩饭菜喂，新市长刚上任他肯定忙，过会儿就能来——”

程林秀拎着小兜和伞边走边回头：“王风耀要是一时忙忘了不来，你就喂喂巴巴，锅里有饭。”

南方正点点头，瞧着宾馆的方向，看看手表，心里在嘀咕：要是往常王风耀早来把巴巴喂了，就是把时市长接到办公室也该

来了。

天空晴朗的，一阵凉爽的轻风吹来，他并不感到惬意，甚至没有感觉。不就是没来喂狗嘛！这件他当市长时根本不在意的事情，退下来第一天的南方正第一次感到从心里不愉快。至于南信和儿媳妇说的那些话，他不苟同，当然也就不往心里去。

南方正瞧着瞧着还是不见王风耀来，他耐不住了，回屋里拿起电话拨了六位数又放下了，到厨房盛上一碗饭和一碗菜端出来。刚走到门口又送了回去，觉得这好饭好菜喂狗有点儿可惜了，索性还是要等王风耀来喂。他很自信，王风耀会来，想回屋等着，又坐不住，还是出来站在了门口。

这幢宅子是独门独院，平房。巴巴拴在宅门口，由于绳子长，能蹿到院门口，恰好挡住大门，闲杂人很难进来，全县的大干部小干部几乎都知道南方正有拒礼的两招儿：一是谁一进办公室，他就敞开门，然后喊来王风耀说“某某来汇报工作了，你记个录。”送礼的人自然就不敢了。二是这家门口的巴巴，生人到门口就汪汪两声给拦住了。要说，王风耀五年如一日，连年三十都不忘来喂巴巴，就像学雷锋的无名英雄一样喂完就走。今天，也就是在南市长退休的第一天第一顿就不喂了？忙有情可原，招呼应该打一个吧！打个电话总有时间吧！要是这么蔫退那可真是太说不过去了。他在南市长身边当秘书，从副科一步步提到正处当了办公室主任，应该说多半功劳是南市长的提拔。尤其在提办公室主任的时候，和他竞争的对手方运财尽管也得到了成全提了正处，却是去秦皇岛当了办事处主任，也是为了他王风耀。更鲜为人知的是，王风耀在官场，还大大地借了巴巴的光。通过让巴巴不挡道，让和南市长想联络感情的人能安然无恙地进这大宅，那是他常年训喂巴巴摸索出的经验。他要知道

谁想去坚决不让进，就在晚上这一顿多放剩肉剩菜，把巴巴喂得饱饱的，巴巴吃饱了，一到天黑就瞪着大眼珠子瞧着门外，竖着耳朵听着，远处传来一点动静它就开叫。你要硬进，非咬你个血肉模糊。有人急得团团转，非要晚上去南市长家，当然就要先来和王风耀套近乎。王风耀自认为好赖也是个正处，自然不会领着去。再说，领着去了，要是死皮赖脸跑官或要财政钱的让南市长不高兴，还要落埋怨，所以他就向跟他套近乎并有表示的人传授办法：带上一小口袋他从市宾馆泔水缸里弄来的剩饭菜，交给要去的人，一到南市长院门口就敞开袋口，让它散发香味儿。巴巴叫第一声的时候，一面举着散发香味儿的塑料袋，要一面说，是王风耀让我来的，巴巴就会摇摇尾巴吃带去的残菜剩饭。当然这里要有事先的铺垫，谁要给他王风耀“表示”得够意思，他晚上就干脆不喂巴巴了；谁要是表示得一般，收的不满意，弃之又可惜，他就也收下。可有一条，事先要把巴巴喂个半饱，就是能进去，也得让巴巴给他点儿颜色看。神不知，鬼不觉，王风耀偷偷地借巴巴捞利了。至于进去的人怎么和南市长联络感情，他就知道了。估计找他和进去都是一锤子买卖。

南方正站在院门口正胸闷焦躁，巴巴围着他直打转的时候，王风耀拎着泔水塑料袋悄悄地来了。他刚看准就高兴地喊：“风——耀——”

“南市长——”王风耀快跑几步，“我知道巴巴到现在肯定还没吃东西，给我急得呀！他摸一把额上的汗珠子。“时市长这上任第一天就要开政府常务会，那些琐琐碎碎的事儿您是知道的。”

南方正顿时心胸开朗的样子：“我和时市长交代工作的时候说，王风耀这个干部不错，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我也得嘱咐

嘱咐你，一定要伺候好新市长。”

“南市长您真通情达理！”王风耀问：“南市长，您要出去？”

南方正不说的在等他，却说：“我在门口站一站，我这一退呀，无官一身轻，这个舒服呀！”

王风耀把泔水倒进狗食盆子里，难为情地说：“南市长，今天我就不能陪您了，那里马上就要开会，我有空就来！”

“好！”南方正脱口而出：“快去吧，工作要紧。”王风耀刚跑走几步，南方正招手：“喂，风耀——”

王风耀往回跑，南方正往前走：“风耀，自费出的那本书——”

“噢，知道了，”王风耀洒脱地说：“南市长，您是不是说书款？书都有买主了，就是有的还没取。明天，明天上午吧。”

南方正点点头：“好，我知道了，心里有底儿就行了。快去吧，工作要紧。”他瞧着王风耀跑走的身影，边点头边露出了淡淡的微笑。心想，还是有感情的。

第二章

南方正目送王风耀一直没影了,当转身回屋迈进门槛时,那种久盼疑忌的烦闷与压抑,已经飞逝而去。王风耀在这么忙的情况下还不忘专程跑来喂巴巴,他真是在履行自己的诺言。

曾有个不宜公开的故事

那是三年前秋天的一个晚上。南方正吃完饭刚进书房坐下,电话铃响了,组织部长刘新正在电话里说: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退休,经过初步海选推荐主任人选,管常务的副主任方运财和负责文秘的副主任王风耀得票几乎不相上下。方运财比王风耀多两票,他学历大本;王风耀文笔好,学历是自学大专。问领导有没有倾向性意见,以便做重点考察。南方正说:你们组织部先提出个意见吧。这时,王风耀轻轻推门走了进来。他可能在客厅与妻子唠嗑听到了,一下子跪到了南方正的面前,很动情地说:南市长,我跟您这几年,您应该看出来了,我是很忠于您的。南方正见此,很不舒服,批评他说:你这样子像什么?哪还有个机关干部的样子

子。南方正拉他，他也不起来，跪在那里瞧着南方正说：南市长，这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帮帮我吧，以后，您是我的亲爹，我就是您的亲儿子。这之前，王风耀已经在客厅向妻子表示了忠心和孝心。这时，妻子走进来拉起王风耀说：小王，你出去，我和老南说句话。王风耀一出门，妻子就小声说：我看小王这小子不错，挺会来事儿。这些年，咱家里家外的事情他没少费心跑腿，而且特别会办事儿。你对他有好处他能记着，日后，有这么个人，用着也顺手。南方正说：办公室的干部情况我了解，那个方运财一直分管常务，后备干部也排在王风耀前面。妻子说：我知道，那小子戴个眼镜牛哄哄，好像有什么了不起的！见我面还叫大嫂，比南信大不了几岁，真能装蒜。再说，有溜须的不用，还能专门用装蒜的！

南方正说：上边有干部管理条例呀！妻子说：干部管理条例还不许买官卖官呢，你看他们，少卖了？你不收不要，连个人情都不送。收个下跪的，白收个儿子，你就算是干净干部了。

王风耀在门口听着呢，他又推门进来跪到了南方正面前。

第二天一上班，南方正暗示给组织部要用王风耀当主任，组织部按南方正暗示进行技术性的工作，王风耀果真当上了政府办公室主任。曾有几天，南方正觉得自己做得像对方运财欠下了一笔良心债。不过打这以后，让南方正觉得王风耀对这个家似乎有了质的变化和升级，王风耀由亲热变亲近了，真比他的亲儿子孝顺。不久，南方正拉痢疾住院躺在病床上拉了一裤兜稀屎，恶臭味满屋，连南方正自

己都泛上了几分恶心。当时只有王风耀在，连呼吸都不屏一下，均匀地喘着气儿，三下五除二洗净了满是稀屎的裤衩儿，沾到了手上也不顾及。然后又是擦，又是洗，只在乎擦完擦好南方正下身的每个屎点，然后又用热毛巾洗擦，直到干干净净。刚要顾及去擦洗自己，南方正又是一通拉稀，王风耀还是那样不厌其烦……

南方正有些不好意思，吩咐王风耀把门锁上，要是外人进来，连自己也会难为情。自己就是市长吧，怎么能让一个正处级干部干这个呢。再说，医院里不是有护士嘛！其实，南方正说过找护士，要不就喊家里人来，而王风耀说什么也不肯，好像这事儿理所当然就该他干的。看那样子，要是别人干了他会不舒服，以为是在夺他的饭碗子似的。王风耀那么坦然而精心，这使南方正真的感到王风耀比儿子还儿子。之后，他经常在会上、或多人场合表扬王风耀，时不时举些例子，当然不会举这个例子。

巴巴在门口香甜贪婪地吃着王风耀送来的过了饭口的混杂饭菜，那“刷刷”的声音，让屋里的南方正虽然有了些安慰，可那无名的烦恼让他在这退休的第一天里坐立不安。往日太忙曾盼着什么时候能好好休息休息，这到了能休息的时候吧，他又觉得没着没落的空虚。真的不知如何是好了，想出门遛遛，他眼下就感觉是那么不愿意熟人说话，可一出门，肯定会遍地是熟人。对了，他拿起电话，刚要给人事局局长范晓晓挂个电话，让他办一下妻子嘱咐的第二件事儿，又一想，不好，刚刚退休，还是有点儿身份，好像担心退了办不成似的，至于那第三件事儿，小孙女要上重点小学的事情，还用得着自己动嘴嘛，到报名的时候让王

风耀直接领着去就是了。他放下电话又站起来，发现了墙角旁的渔具，没事了，钓鱼去？当然很轻松，打个电话车一来就走，司机郑林也是个钓鱼迷，又一想，也不行，退休头一天就去钓鱼也不好……

南方正又坐回写字台前，一眼看见了摆放在右上角的那本自费出版的书，伸手拿过来瞧着那淡雅庄肃的封皮，只有贯穿上下的几棵竹子，然后就是自己的名字和出版社，看着看着，一种连刚出版时都未曾有过的神圣和自慰感一股一股地从心底涌腾上来，按王风耀说的，这是留给自己人生的精神财富，当然，这还要感谢王风耀。

当时，王风耀把悄悄准备好的打字稿送给南方正说要编本书正式出版，南方正不假思索地说，简直是胡闹，简直是乱弹琴，当然了，自己是市长，出版社不会说不给出，印出来不是让人指鼻子笑话吗？王风耀笑呵呵不紧不慢地问南市长为什么呢？南方正毫无掩饰地说：“现在，社会上下出现了一股领导干部公费出书风，影响很不好。我翻过给我签名的几本，哪叫什么著作呀？都是历年来的讲话稿，前面去掉‘同志们，这次会议很重要，是在全国上下掀起认真学习党的十六大会议精神高潮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后面删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然后加上个标题就算一篇文章，再说，也不是他们自己写的。王风耀，我还有一年多就退休了，咱不干这种让人戳脊梁骨的事情。”王风耀说：“南市长，我要给您编的这本书，和他们的不一样。”南方正截住他的话说：“是不一样，要是这么看还不如他们的。”他说着用手扒拉一下分成了三类的文字稿：“这部分是讲话改的，噢，这部分是全省、全国人大会议，还有一些重点项目、一些报社记者采访我的剪裁。”他又翻翻说：“这是我写的一

些古体诗。不行,不行,我虽然不大懂文法,也明白一些,这三类东西凑在一起印本书,书名只能叫‘大杂烩’。小王,你平时挺聪明,怎么想给我干这么糊涂的事儿呢?啊?好了,快走吧,我还有事儿。”

王风耀不紧不慢地说:“南市长,您听我说完,他先拿起第一类稿说,这部分是从您当市长五年多的重要讲话中选择出来的,这和那些领导编的书选取法不一样,全是精华,而且是结合我们市实际的重要论述。有的是您讲话后组织讨论时,不少基层干部说您的讲话很到位,有很强的针对性,有结合实际的可操作性,还有很鲜明的科学性,就是指的这些部分,而且好多话都是您脱稿讲我记下来的。编成书,肯定会受欢迎,是您领导工作的经验积累和财富呀,这几年,全市的政绩就是从这里出发的。”王风耀这么一说,南方正动心了。看了几页点点头说:“倒是,不过,你选的这些太少了,不够本书。再说,这几年的政绩还有市委书记那边呢。”王风耀说:“我认真琢磨了,市委书记是原则领导,具体操作还都是靠您这些。”南方正点了点头,还是说:“文字量太少了,不够本书。”王风耀抖抖第二部分说:“我仔细学习这些采访了,这是咱们市历史的足迹,留下来就是一种历史的回声,要让后人知道。可能若干年后成为文物的时候,让我们的子孙知道,他们的先辈就是这样奋斗过来的。要出了,您是咱们市主要领导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著作;这也是我们市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转折期,是很有意义的。还有这五年多是咱们市经济连续两位数增长,是最辉煌的时期,太应该写成专著留下了!那些旧体诗有几篇也很棒,我想再修改修改……”

南方正动心了,皱着眉头说:“这本书的名字可不好起呀?”王风耀说:“南市长,我已经想好了,叫做《我写的和写我的》。”

南方正拍案惊喜地重复着：“我写的和写我的，我写的和写我的……好，好，太好了！不是好，是妙！”接着说：“现在出版社也市场化了，这书出了可不好卖呀，咱们可不能像有的领导那样让企业拿钱出书，然后到处发。”王风耀说：“不能，南市长一贯廉洁，哪能那样呢！这回咱们自费出书，我都联系了，全书共56万字。在出版社弄个书号是一万五千块，印2万册，装订、封面好一些，每本定价30元，实际每本成本费才6块钱。2万册销售额就是60万元，给买户打2折，还剩48万元，政治价值不算，这就是您这部著作的经济价值了。”南方正问：“小王，那可得交税吧？”王风耀一犹豫，“交就交，个人所得税十五万九角四分，还剩三十二万有零头呢。”南方正喜形于色，“这书怎么个渠道卖呢？”王风耀说：“我都打听了，要是交新华书店发行，他们还要分成，发行的事情我包了。”南方正问：“你？”王风耀说：“是啊，是我。我已经和各委办局，各县打招呼了，一听说是您的著作，都抢着报数。有要一千的，还有要八百、五百的，也有要五十或三十的，我这么一拢呀，说不定这2万册还不够呢。要是不够，就再印。”南方正说：“这样看来既不违法也不违纪，怪不得这作家有名有利呢！小王，要是像你说的，这事儿你就办吧。”王风耀说：“办是办，这之前必须先出书号费和印刷费钱。”又问：“从办公室经费里借垫一下行不行？”南方正连连说：“不行，不行，这可不行，既然是自费出书，公款垫付等于贪污，还是自己拿。”他想了想问：“你估计这款什么时候返回来？”王风耀说：“您退休前怎么也返回来了，利利索索了。”南方正说：“噢，那就是八月初。”王风耀点点头，南方正说：“这样吧，你去找你程阿姨，从她那里拿6万块钱，就说我说的。你把和我说的这些再和她说说。”王风耀说：“好，我去说。南市长，您也得和阿姨说一声。”南方正说：